

前言

本研究調查以彰化市為範圍，整理出三十處文學地景，時代橫跨清領、日治時代至戰後，透過梳理作家文本，提出大致文學地景點，於 2014 至 2015 年採訪當代作家、已逝作家後代、彰化耆老。整理出（一）學校機構對作家意義，在於文學啟蒙、結識同好、容身避亂：孔廟（彰化公學校）、小逸堂、彰化青年師範學校、大成幼稚園、彰化女中、彰化中學、精誠中學、彰化師大附屬高工（二）廟宇，有信仰祭祀、商販聚集、文化演講活動：開基祖廟、觀音亭、元清觀（天公壇）、媽祖廟、關帝廟、節孝祠（三）公園酒樓戲院，提供文人交誼、理念宣傳，八卦山、彰化溫泉、水源地、彰化公園、彰化座、小西街、高賓閣（四）作家與文化人故居：賴和醫館、磺溪醫院、王敏川故居、詹椿柏故居、楊守愚故居、鄰保館（五）其他：武德殿、警察署。並為每個主題單元，繪製主題地圖。

彰化悠久的文教事業傳統，奠定作家在青少年時期的文學閱讀與創作基礎，日治時代保留漢文教育的小逸堂、日本殖民新式教育以孔廟為公學校的學習空間，培養出賴和、詹作舟、陳虛谷等作家，與應社蓬勃的詩社活動，到了戰爭期，楊守愚仍持續以私塾為彰化子弟教導漢文，彰化青年師範學校成為鍾肇政逃離殖民者徵兵的避難所；戰後「國語教育」，彰化中學與精誠中學的教師與同學帶給吳晟文學起步。而從賴和對彰化公學校、楊錦郁對大成幼稚園的回憶，呈現了無論在日治時代、戰後都必須「學習國語」，脫離母語的語文教育深印作家心靈。

彰化豐富的常民文化，讓作家在住所、工作現場，能接觸到不同背景的民眾，提供獨特的創作題材與靈感，賴和書寫醫館週邊的各式小販和議論，楊錦郁書寫從小生活的小西街布市，錦連從長年在彰化火車站工作的日常觀察創作反應時代的鐵道詩。

作家書寫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地景，八卦山、水源地、四大古井，反應了日治時代到戰後的時代變遷，八卦山時常有作家們日常閒暇散步、年節邀請文友聚會的留念詩作，主題除了生態自然記景，還有先民保衛土地的八卦山戰役、日治時代自來水設施下人們用水習慣改變，戰後官方建立八卦山大佛推廣觀光，改變人們不再如日治時代文友以觀賞自然風光的方式親近八卦山，林亨泰提出警語八卦山面臨自然環境破壞。

曾經存在八卦山下的彰化公園，日治時代與台北新公園同期建立，是彰化老一輩人的珍貴回憶，賴和、楊守愚、錦連曾以詩作、小說，見證公園蓊鬱、花香鳥語，青年男女戀愛。如今只剩公園路，原地變成政府機關水泥大樓。

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廟宇、戲院、酒樓，是日治時代賴和、王敏川、陳虛谷與文化協會成員演講傳揚反抗殖民理念、文友詩會的聚所。觀音亭、天公壇，從李篤恭的追憶，看見數百位民眾熱烈參加文化協會演講，擠滿廟埕。彰化座，在日治時代即播放電影、演出新劇，是新文協

舉辦全島大會的場所，戰後 1960、1970 年代仍播放歐美電影，豐富彰化青少年的思想與視野，如今彰化座卻已改建。見證日治時代小西街風華的高賓閣，則一度面臨拆除危機，在本會與彰化小西文化協會、半線鐵道文史工作室等團體搶救下，成功指定古蹟。而曾囚禁賴和的警察署，賴和寫下少有的監獄文學「獄中日記」，雖警察署已指定為古蹟，空間仍如賴和當年描述，但不易有機會進入，尚待活化。

在尋找文學地景的過程中，我們發掘彰化尚存的傳統書店、鄰保館，瞭解彰化文化人推動文化、社會平等的精神。在南方書店結識了文協後代、傳承文協精神的文化人，在拜訪賴和醫館的舊址與遺跡，意外發現醫館後方的大片日式屋舍「鄰保館」，是目前唯一僅存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福利事業。也找到消失的彰化座、彰化公園的老照片。

歷經這兩年執行調查計畫，讓我們深刻體悟作家故居、作家筆下的文學場景多已消失，少數文學場景因為是廟宇、學校機關、政府機構而還存在，有的地景產權屬於民間所有，需經有心人、民間團體花費心力才能得以保留，在調查計畫之後，我們需付諸行動，保存與活化這些存在彰化市街的文學地景，在都市更新的浪潮衝擊下，留駐文化底蘊，重塑彰化文學城市。

（一）學校機構：文學啟蒙、結識同好、容身避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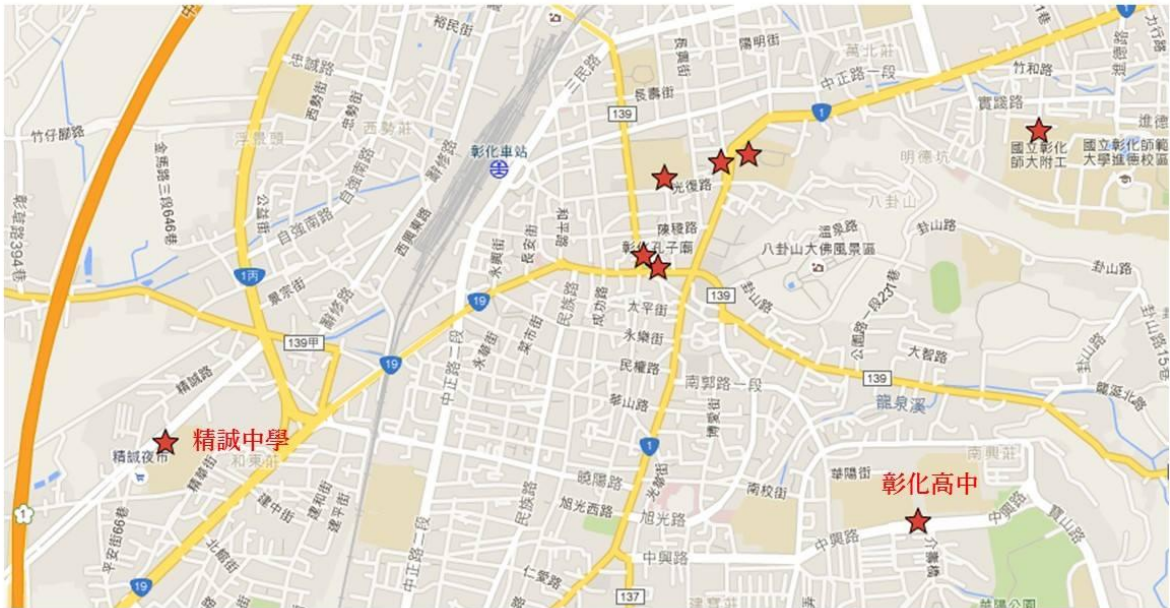
學校，是作家學習語文、接觸文學閱讀的啟蒙場域，也讓作家有機會結識愛好文學的同好，從不同時期彰化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書寫求學回憶，呈現出彰化文教空間早期以彰化城的城中為主，孔廟(彰化公學校)、小逸堂、彰化高女、大成幼稚園(白沙書院舊址)；逐漸擴散到城外、八卦山(彰化公學校(中山國小)、彰化中學、彰化師大附屬高工、精誠中學。而早期民間設立的教育機構設於廟宇旁，由地方仕紳出資辦學，如：清領時期白沙書院設於孔廟旁、日治時期私塾小逸堂設於南山寺旁。

這些學校機構在戰前戰後孕育不少重要文學作家、重要文學社團，日本殖民者在清領時期文教重心孔廟設立彰化公學校，推動殖民現代化教育，之後彰化公學校搬遷到八卦山下，彰化公學校孕育許多日治時期的重要新文學家，如賴和、陳虛谷、王敏川、黃周、黃呈聰、吳慶堂等，同時期民間仍存在私塾、書房如小逸堂；而在戰爭期、戰後戒嚴統治下，學校提供了作家在青少年階段一個呼吸的空間，如日治時期鍾肇政就讀彰化青年師範學校、戰後吳晟就讀彰化中學，在愛好文學的同學影響下，一同開創文學閱讀的天空；彰化高中台灣文學社團在校內推廣臺灣文學閱讀，影響更多高中生接觸根植土地的文學作品；此外，彰化師大附屬高工延聘歷經日本殖民或日語世代作家如：楊守愚、林亨泰、吳慶堂擔任教職，在戰後能在校園傳承知識有容身之所。

彰化文學地景分布圖：學校機構



學校機構



1.孔廟（彰化公學校）

彰化孔廟(今彰化市孔門路 30 號)是彰化文教事業發展的起源地，清領時期 1723 年彰化設縣，1726 年知縣張鎬倡建縣儒學，「建學立師，以彰雅化」，以彰化孔廟為縣儒學。日本殖民初期，設立「國語傳習所」推動台灣人學習日語，1897 年日本人將鹿港國語傳習所遷移至彰化，以彰化孔廟做為上課場所，至 1898 年為普及日語，廢止國語傳習所，改名為「彰化公學校」，是全台灣最早設立的 55 所公學校之一，借用孔廟的廂房作為教室，大成殿前面的廣場則是用來當作集會的場所。直到 1915 年彰化公學校的新校舍落成才搬離孔廟，改至八卦山下。¹許多日治時代彰化作家皆畢業於彰化公學校，賴和、陳虛谷、王敏川、施至善、黃周、黃呈聰、吳上花、吳慶堂等。

賴和十歲(1903 年)進入彰化公學校就讀，至十六歲(1909 年)畢業，當時孔廟為彰化公學校校舍，賴和於此地接受殖民現代化教育，他以〈無聊的回憶〉寫出當時在殖民政府命令下，臺灣人要將小孩送到公學校上課，因為入學會被剪掉清領時期的文化象徵「辮子」，地方上存在「讀日本書會被抓去當日本兵」的抗拒入學傳言，另一方面，台灣人送小孩讀公學校，為的是學會日本話、畢業後能當巡查通譯領更多薪水：

我記得初入德門，是在整十歲的時候，讀日本書也同在那個時代。當時讀日本書的人，大部份總要受勸誘。不是，講歹聽一點，也可以說受到官權的威迫，纔不得已去進學校。我起初被那比較大的朋友，放風箏、擲干樂的遊伴所唬嚇，對著學校也有些畏懼，他們說：「讀日本書會被捉去當兵，且一進學校，頭髮也會被剪去。」在那時候「當兵」我還不明白是什麼事，以為兵就是日本人，轉有些欣羨。只有「剪髮」是件不得了的大事，

¹ 陳世賢、許嘉勇、邱麗琴，《彰化歷史散步》(彰化：鹿水文史工作室，2005)，頁 38-43。

因為頭髮不是隨便就可剪去。雖然也不曉得是為著什麼緣故。在我當時的意識裏，覺得沒有一條辮子拖在背後，就不像是人，有著這天大的理由，所以學校就不設去，後來受書房先生屢次催促，纔不得已隨著他的引導，上學校去。

——賴和，〈無聊的回憶〉，1928年²

彰化公學校的課程比私塾更具吸引力，上課很多時候是講故事，有較多的遊戲、體操，讓原本恐懼上學的學生喜歡上課，也留下比打罵的書房更好印象，公學校是樂園，書房是地獄：

我抱著疑懼心，無可奈何進學校去。結果使我失望，並使我駭異不慣。因為終沒有我想像中的危險事，使我遭逢，使我震驚。又且在教室裏不多久的讀書，便以讓我們去自由嬉戲，這在我的感覺裏，實在不像讀書，如我在書房裏終天不離坐位慣了的兒童。但不久之後，失望不慣的心情，漸被歡喜快樂所侵占，同時我也不復畏思，也敢盡力和同學們競賽遊戲了。

……讀書呢？竟是講故事的時候多，所謂讀書的讀書，轉不常有，如體操於我也還合意，牠和遊戲差不多，但是昇過二年以後，可就壞啦，故事不講，所講多是沒有趣味，使人厭倦的那些什麼，我一點也不明白，這講是修身。體操也不似遊戲了，那按規矩的動作，也使人討厭。

——賴和，〈無聊的回憶〉，1928年³

而在彰化公學校搬離孔廟後，加上日本殖民政府推動新式教育，孔廟失去文教功能，市街改正下，孔廟任其荒廢，受到作家、漢詩人關注，賴和〈歸家〉、賴和〈我這次回來〉、蕭如松〈過彰化聖廟〉、黃贊鈞〈謁彰化孔子廟〉：

廟較以前荒廢多了，以前曾充做公學校的假校舍，時有修理，現在單只奉祀聖人，就只有任它去荒廢，又是在尊崇聖道的呼喊裡，這現象不教人感到滑稽？但是一方面不重費後人轟廢的勞力，這地方頭兄們的先見，也值得稱許！？

——賴和，〈歸家〉，1932年

途過礪溪景物新，焉何聖殿任荒榛。忍看祠宇無完壁，況說樵星有作薪。
萬仞宮牆餘瓦礫，列賢牌位化灰塵。傷心來去堂前燕，悲語如尋後起人。

——蕭如松，〈過彰化聖廟〉，《過彰化聖廟詩集》

之一 巍峨宮殿古時容，百代猶存學者宗。禮樂春秋循舊典，藻蘋籩豆薦新供。
丹青剝落尊嚴在，碑石模糊塵土封。惆悵庭前泮池水，綠陰空長昔年松。

之二 宮闕秋深向晚開，我來庭外幾徘徊。蟲侵梁棟餘蝕跡，鴉集泮林罷培材。
鼓鐘猶見衣冠盛，金碧何堪風雨摧。聞說集裘良不易，驅車欲去首重回。

——黃贊鈞，〈謁彰化孔子廟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(1931年11月21日)

1930年代採集民間文學風潮中，賴和記錄了孔廟歷經戰事的地方傳說，從清領時期戴潮

² 賴和，〈無聊的回憶〉，《賴和全集二 新詩散文卷》(台北：前衛，2000)，頁229-248。

³ 賴和，〈無聊的回憶〉，《賴和全集二 新詩散文卷》頁272-279。

春民變「雷起大成殿、鬼哭明倫堂」的天異，暗喻民眾在日本殖民下仍等待即將變異的到來，其中記載「日本殖民下彰化孔廟明倫堂被當作刑務所處決六百九十三人」，在民間訪談、文獻資料未見相關記載，本計畫詢訪地方耆老，也無人聽聞，賴和留下寶貴的民間文學紀錄：

講到聖廟，就不能不把「雷起大成殿、鬼哭明倫堂」的天異，一併提出來講。當時的社會可以講是被鬼神統治著，不單是災害病痛、家事國政，要去求鬼神解決，就是忽然飛來一隻不常見的鳥，也是發見著一尾奇異的蛇，也講是鬼使神差，大家就惶惑不安起來，何況又是在這尊嚴的聖地所發生的異變，牠所預兆一定是重大的禍害。不是一粒彗星的發現，一粒隕石的下墜，那樣帶著好奇的恐懼而已，社會泌泌不寧，民眾極度被不安侵襲，大家奔走相告，像大禍就要臨頭，祈禳醮祭，所有可以消災改厄的事，無一件不做到，人心纔漸漸安定，一日過一日，不見有何等事故發生，終至大部分的人把牠忘記去。久之又久，年代也已更換了，不九以前明倫堂曾充做刑務所，在這所有六百九十三人，被送上絞台，看到這慘劇，以前聽到鬼哭，死未了的故老，觸動靈機，便得到可以解說鬼哭的理由，他們是相信輪迴，是認神鬼，以前哭泣的鬼，是今日死去的人，因為在投胎時，已經受到來生最後的宣告，這現實的生，就是賞和罰的結果。這說明一經流佈出去，聽到的人都表示同意，同時也重再引起，「雷起大成殿」所預兆的禍害，一定會較重大的危懼來，雖然有了轟廢的一聲紙上砲響，大家都以為不足應這預兆，猶抱著不安的心，在等待變異的到來。

——賴和，〈我們地方的故事〉，1932 年⁴



圖 1.彰化公學校第三屆畢業典禮，1905 年



圖 2. 1936 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堀內次雄遊彰化孔廟紀念照，合照者皆為彰化醫師。



圖 3.孔子廟《臺灣鐵道案内》，1912



圖 4 彰化孔廟現況。賴和文學旅行

⁴ 賴和，〈我們地方的故事〉，《賴和全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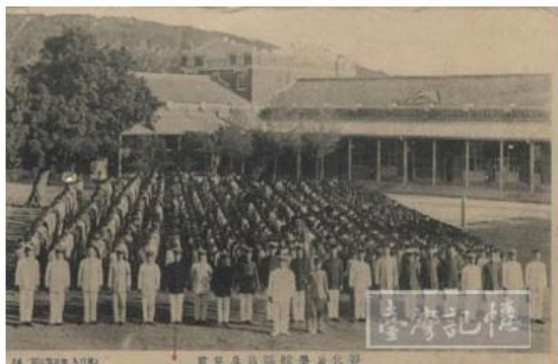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.1910 年彰化公學校職員及兒童。明信片。
出處：台灣記憶資料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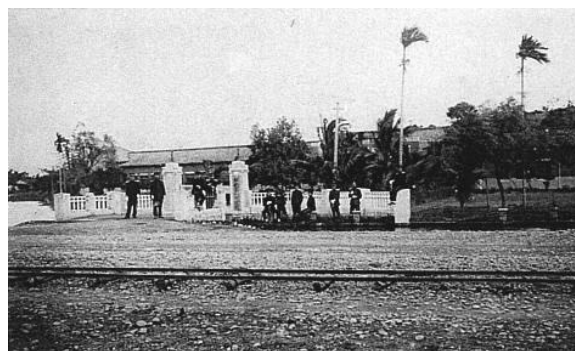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.1924 年彰化第一公學校校門 (今中山國小)，
門前軌道是通往大竹、快官的 輕便車鐵道。來
源：燕霧上保史料工作室



圖 7.1937 年因應學生不斷增加，彰化公學校將舊木
造教室拆除，興建二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結構
的北棟教室，採現代主義風格，隔年完成。



圖 8. 今日的北棟教室。九二一地震後，一度面臨
拆除危機，後縣府指定為歷史建築，作校史室。



圖 9.校史館內保存放置「教育敕語」的鐵櫃



圖 10 校內公共藝術「詩文樹」，王楨文老師的初
期設計構想，呈現十二位校友作家的詩文與校內
動植物，賴和、陳虛谷、黃周、黃呈聰、吳上花、
吳慶堂等。